女人不美就沒有價值？

輔導文粹 – 性平教育

穿過校園的海報走廊，只見美腿林立。法律之夜的海報是一雙穿著絲襪與高跟鞋的美腿，裙擺以上不見。工科之夜是一雙穿紅色高跟鞋的美腿沿階梯走下，短裙以上不見；宣傳詞寫著「學長幫你寫功課」。是女同學只要長得好看，打扮漂亮來參加舞會，功課自然會有男學長代勞嗎？森林之夜則是穿高跟鞋的裸女剪影。這裡的女性身體，或者遭切割，或者缺少互動的主體。大學生尚且喜歡使用女體（部位）來進行宣傳，讓人不由想起為電玩打廣告、為職棒開球的瑤瑤。

社會看待女體標準嚴苛

瑤瑤與舒舒能夠瞬時成為街談巷議的主角，部份由於有媒體趁機假藉報導新聞之名，行刊載女體之實。對此事件輿論有幾種說法。

有人認為是「物化女性」，然則物化已經成為空洞無力的意識形態名詞。有人視「童顏巨乳」為一種身體的天份與技能，就像知識與工藝。只是此種技能顯然受到社會的貶抑。有人則指出巨乳如何源自日本，而且已經成為一種過於單一的法西斯美學標準。不過巨乳也許就像迷你裙，裙長不斷循環改變，不變的是社會對於女性身體訂定嚴苛的標準。

對於某些異男而言，女體是附加價值。所以尋訪光華商場可以看到海咪咪美女矽膠滑鼠墊、有裸女照片的打火機、可投射裸女形光點的雷射筆。總之一項產品在滿足基本功能之外，若同時可以順道欣賞女體，何樂而不為？更不用說，婚喪喜慶需要電子花車、書展資訊展要請來show girls，連政府舉辦的水上救生訓練也要有年輕比基尼女郎擔任溺水等待救援的角色。只是事情往往本末倒置，安排來助興的反而變成了活動的主角。

男人自以為高女人一等

結果，女體不再是附加價值，而是條件本身。女人如果不美，身體之外的價值也跟著隱匿消失。有一年女網賽，在莎拉波娃出局之後，由大小威廉絲進行決賽，男同事說，沒有美女，那我看男網就好了，幹嗎看女網。報紙也報導說，這幾年的女子撞球愈來愈難看了，因為女子選手太不重視穿著打扮。而媒體鎮日出現「美女」的標題，如「物理系美女，棄博士當社工」、「美女博士教物理，科學有魅力」、「美女巡官神似陳喬恩」、「美女輪機師年薪二四○萬」、「美女檢察官追嫖客名單」。美女這個形容詞，究竟是一種附加價值的稱讚，還是貶抑女性專業知識的障眼法，讓博士與檢察官一樣無法逃脫。就像一位女校長所言，有人對其學校老師說，「你們能夠跟這麼漂亮的女校長共事，真是幸福」，這真是對女校長的讚美嗎？
 十五分鐘的新聞熱度過後，瑤瑤也許轉型成功，也許遭人遺忘。但是女性的身體遭到嚴格檢視，女性的各種專業知識與技能又同時遭到忽視與貶抑，進而讓男人不自覺自以為高女人一等，相對於「童顏巨乳」的流行，這恐怕才是問題所在。

（本文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聯合報╱2009/5/25】